

# 在邊陲點燈的日子（上）

歐噴邁勒

村長以擴音器廣播，召集全村的小朋友，總共來了48位。問他們今年年紀多大，竟沒有人知道自己幾歲！大家商議著在此地辦學的可能性。方案要慢慢想，可也不能太慢，否則小孩子都要等到變大人了。

## 楔子

1998年橙黃橘綠時，在部分人擔心、部分人祝福的情況下，我離開了出家十年來所依止的寺院。走出了暮鼓晨鐘，下一個驛站卻是戰地的鐘聲。

想飛的願望其實也很簡單，只是想走到社會底層，看看自己能做點甚麼？是否能貼近眾生心？

告假後的次日，在世新大學研修社區發展的法師打電話來，極熱心地提供我社會服務方面的訊息。就這樣，兩天後，到市府前的新光三越參觀募款園遊會，與中國人權協會的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搭上線，預計過年後即前往泰北。

1999年1月13日，前往人權協會，面見即將卸任的王裕蕃秘書長，他問了我的想法，隨後簡單地介紹海外工作的狀況和人事的繁雜，並警告我不要抱太大期望，以免未來心理挫折。不過，他倒是對佛教很有看法，還說如果他出家了，法號要叫「無趣」。

## 曼谷假期

由於駐泰領隊林良恕在台的宣傳尚未完成，無法如期帶我出發，而我又不能再等，所以就先行前往曼谷，約好屆時再會合。

1月21日 星期四 晴

因昨晚12點多才抵達機場，所以先住進飯店。早餐後叫車到曼谷道場，法師將我安頓在「精進四寮」，是一間雙人房，衛浴、冷氣一應俱全。

由於行程改變，若非佛光山法師的慈悲納受，首度到泰國的生疏，真不知要如何克服呢！以前除了道場參訪，並未與他們接觸，實際上共住相處，才感受到佛光山的大，真的是一點一滴累積的，為了維持道場，每個僧眾都好努力、好努力，無非想使佛法永續，並不像外界講的商業化。

### 1月23日 星期六 晴

一個年輕的女居士帶我們去參觀修院，她小時候就住在那裡。修院很雅樸，花木扶疏，修女很熱情活潑，請我們吃自己烘培的糕點，還讓我們摘芒果。特別的是：花園一角有一尊法蒂瑪聖母像。法蒂瑪本來是位在葡萄牙里斯本東北方150公里處的一個山中小鎮，如今卻成為全世界天主教徒朝聖祈禱的聖地。1917年5月13日，三個小牧童——路濟亞、雅琴達、方濟各，在一棵小橡樹上，看到一位光耀無比、溫柔美麗的夫人，她身穿鑲金邊的白色長衣，頭巾直垂到腳跟，她說：「我從天上來。」孩子們認出她是聖母瑪利亞，聖母要求三個孩子奉獻自己，做刻苦補贖，並為世界的和平常誦念《玫瑰經》，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，西班牙也捲入歐陸戰爭，葡萄牙賴聖母保佑，沒有燃起戰火。

6月13日聖母第二次顯現時說：「方濟各和雅琴達不久要到天堂去了，路濟亞要留在世上一段很長的時間，聖母無玷聖心會將幫助她。」方濟各和雅琴達在第二年就相繼去世，路濟亞則留下來為法蒂瑪的奇蹟作證，住在隱修院裡。每位教宗都來拜訪她，因為聖母交給路濟亞一些秘密訊息，只能告訴教宗，教宗就會領導普世教會，走聖母指示的道路。

隨後前往泰國最古老的名城——佛統。據說印度的阿育王曾派長

老到「金地國」弘法，此「金地國」即佛統，它是佛教最早傳入泰國的地方，故為泰國佛教史上的聖地。

佛統的水利資源豐富，多種水稻，「賓嬌白米」在世界比賽時曾獲冠軍榮譽，故此間有「白米倉」和「水源地」的雅稱。市中心有泰國第一大塔——佛統大金塔，此塔象徵著泰國信仰佛教的歷史光輝。佛塔高127公尺，形狀像一座倒置的巨鏡，裡面很莊嚴，信眾多來貼金箔。金塔之東4公里有一小塔，名帕巴通佛塔。據傳，始建金塔的披耶攀，建此塔以紀念他的養母。金塔以西約2公里的府行政公署，原是曼谷王朝拉瑪六世王的行宮，叫沙南莊，意為「月宮」，也稱新王府。宮中有大小宮殿6所，其中沙瑪奇默穆宮為典型的泰式建築，十分富麗，當年用以供臣屬覲見，今為俱樂部。差里蒙空抑宮則為古西洋式。行宮中建有人身象頭的卡勒神像。宮中還有一座義犬銅像，是拉瑪六世王的愛犬雅麗，後被一侍從妒殺。六世王為其立像，在台基上還刻有他的悼犬長詩。佛統市區多現代化建築，新舊建築佈局協調，街道整潔，是旅遊勝地。



◎佛要金裝！大家爭相來給佛貼金箔祈福。  
(照片提供：歐噴邁勒)

回程去苦修道院看一位修女，這修女身著黑色道袍，右下襠有一條珠鏈，據說若犯規就用鏈子鞭打自己。

### 1月25日 星期一 晴雨

昨天是農曆臘八——佛陀成道日。辦完佛事，法師們休假，便一道前往位於南部素叻他尼府猜耶縣，佛使尊者的解脫自在園參訪。

我們買的是夜間頭等車廂的兩人房車票，房間裡還有水龍

頭，很方便。經過一夜，清晨即抵小鎮，走一會兒就進入尊者的禪坐中心。廣闊的森林一片綠意，樹下一尊佛即是大殿，感覺佛陀就坐那兒。



◎這是解脫自在園的大殿，佛陀就坐在森林中說法。

(照片提供：歐噴邁勒)

園區頗具特色的是博物館：

以卡瑪圖畫來表達佛法概念。據說此棟建築是將泰國、埃及、中國、印度、日本、西藏和歐洲式的壁畫和雕刻，隨意揉合而成。

博物館前碰到華裔的泰偉才比丘，他帶我們參觀，並說尊者圓寂後，很多寺務的運作都已改變，住眾尤其需適應新住持的作風。沿路可見一幢幢高腳木屋，比丘們或洗浴，或掃樹葉，各有各的修行，這也是尊者強調的「自然」。午齋在園外小館吃，胖胖的老闆娘讓我們自助挑菜給她煮，付錢時她說：「你們覺得是多少就是多少。」真是酷斃了。

回程時天還很亮，可以觀察旅途風景。泰國人大底樂天知命，時時有一種知足的笑容，但窮人也不少。在火車軌道經過之處，處處可見兩旁以茅草或鐵皮搭建起來的陋屋，許多人就住在裡邊，飲用的是混濁無比的溝水。如果政府要收回土地，而這些人不肯搬的話，聽說官方會放火把房子燒掉，強制搬遷。

**1月29日 星期五 晴雨**

今天自己出門。市區隨意逛，找到一個禪中心，好奇踏入。裡面教禪坐的比丘問我靜坐經驗，我回答曾參加過葛印卡老師的十日禪，他說他的不同，問我如學了他的，以後用哪一種修行？我說不一定，要比較之後才能決定，他笑了，說願意教我。

隨後他教我站禪和行禪，方法是觀腹部起伏；作每一個動作前，心中都要先覺知。每一種技巧都要練一小時。後來我猜想，這就是馬哈希大師所教授的禪法吧。

10點40分，比丘們要吃飯，我捐了錢告辭出來。下雨了，招一輛計程車，司機叫價200，我說太貴、要跳錶，他說沒裝錶，我殺價100，他只好說：「那……跳錶。」結果到家才跳了83元。

## 叢林深處

### 2月1日 星期一 晴

領隊良恕終於到了。她先帶我到曼谷的辦公室。這是一棟兩層樓的獨立民房，一樓約40坪，樓上有三間房。除了提供工作人員偶爾來曼谷時下榻之用，平日就只是當作倉庫。外頭偌大的庭院，草比人高。看完簡介，良恕說我的任務是寫工作簡報，並為三月的公視採訪作預備工作。在我面前展開的是新的修行課題，我要和居士共處、共事，還要克服語言障礙、要適應新環境，祈請諸佛菩薩給我信心、智慧和慈悲。

### 2月2日～4日

一大早即到北站搭長途巴士前往達府。車上提供濕巾、礦泉水和點心，需要的話也有毯子，跟搭飛機差不多。還定時定點停下來休息，讓旅客下來運動筋骨、上廁所、吃飯。

沿途所經盡是樹林、草原，此際，乾黃季節。到達縣城美索時已黃昏，工作站位於郊區，外觀像一棟小別墅，但屋內卻一團糟，廚房內堆滿用過的瓶瓶罐罐，領隊咕噥說這一定是瑞士籍團員的傑作，無論如何，我們得先大大清掃一番。利用一整天整理環境之後，心也慢慢穩實下來。

4日一早出勤，預計要到一個叫達皮登的村落，實地瞭解其生活教育狀況，藉以評估TOPS（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）是否要給予一些援助。

先是乘車到踏松洋縣教育局辦公室，局長、美拉蒙小學的校長和達皮登村的村長要和我們同行。

在美拉蒙小學用午飯。他們吃學校煮的便飯，我吃帶來的麵包和番茄。1：00整，日正當中，我們出發上山。本來這是一條只能徒步的山徑，需要走8小時才能到達皮登村（所謂的8小時，是村民的腳程，如果是我們的腳力，天曉得要多久……），現在村民自行組織開墾道路，已進行1個月，所以車子可以行駛一段，再走路上山，據說只要走2個多鐘頭（不知這2個鐘頭是用誰的腳力算的）就能抵達。

領隊和我坐在司機旁邊。車子越過凹凸不平的泥土路，揚起黃黃的塵土，路徑彎曲多折，加上坎坷的路面，劇烈的顛簸似要把人盪到車外，幸虧只吃七分飽，否則胃裡的食物一定會溢出來！回頭看看坐在後面鎮守貨物的村長和美拉蒙學校的小孩：神色愉快得很，而此刻的陽光可是炙熱的！

2：30下車。每個人揹自己的行李。我的背包大約七、八公斤，不到20分鐘，衣服即被汗水濡溼。良怨則是臉色發白、舉步維艱。走到一處樹蔭下，校長示意我將行囊卸下來給村長揹，我看村長雖然健步如飛，但畢竟五十多歲，肩上有行李，頭上也頂著一包物品，怎忍心加重他的負擔？但是自己真的走不下去了，只好這麼辦。



◎位於僻地的達皮登村，四周都是荒林。  
（照片提供：歐噴邁勒）

40分鐘後來到一個聚落，心裡想：「哇！好快喔！」沒想到我高興得太早，這裡只不過是「化城」，路還遠得很。補足了水，重新上路，幸運的，從剛剛歇腳的村裡僱來兩個甲良族青年幫我們扛行李，儘管如此，我還是覺得他們的

步履比我們輕鬆自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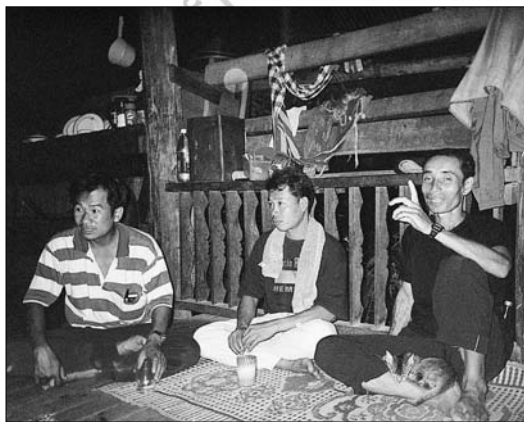
接下來的路途真正是「跋山涉水」。第一次渡水踏石；第二次跨走木橋；第三、四次水很深，需赤足涉水；第五次以後乾脆著布鞋下水，鞋子濕了又乾、乾了又濕，原本雪白的鞋面也給黃土染得灰黑。

水路走完，橫亙在面前的是一個山頭又一個山頭，陡峭的上坡勉強可以翻越，滑溜的下坡就讓人雙腳發抖了。甲良人看我們如履薄冰似地蹲身滑走，取下腰間小刀，砍了兩根竹杖助我們一臂之力。

站在山頭舉目四望，周圍都是甲良人游耕所在。今年的稻子已收割完畢，但穗子沒有結實，一切白忙一場，生存的資糧即將面臨短缺。又1個小時過去，往前走的動力來自於下意識的反應和天邊夕陽西下如幻美景的吸引，雖然體力用罄，卻仍然可以踉蹌向前。6：30，太陽隱沒，天色昏暗下來，達皮登村終於到了。

校長和我先到。我用最後一卡力爬上村長的高腳屋，立刻坐倒在地。倒是村長好像若無其事，並很快端來一盤蔗糖磚招待我們，同時燃亮蠟燭，映照出一張張紅通通、累呼呼的臉龐。

休息片刻，村長以擴音器廣播，召集全村的小朋友，總共來了48位。問他們今年多大，竟沒有人知道自己幾歲！昏黃的燭光中，約略



◎夜間秉燭談孩子的未來，連貓咪都坐在村長懷中聆聽百年大業。（照片提供：歐噴邁勒）

看出多是4、5歲到8、9歲光景。教育局長講了一些話後，就發糖果給他們，小朋友很高興，當場就把糖果吃下。

待小朋友散去，大家商議著在此地辦學的可能性。由於泰國政府規定，一個地方要有120位以上的小朋友才能成立

公立小學，而此村的學童顯然人數不足。若要幾村合辦，村落之間相隔遙遠極為不便；尤其到了雨季更是困難。有人建議讓此村成為美拉蒙小學的分校，由該校校長來督核。方案要慢慢想，可也不能太慢，否則小孩子都要等到變大人了。

晚上大夥兒就在村長家打地鋪睡覺。燭影微微搖曳，腦裡浮現的是稚嫩孩子渴望就學的臉孔。而我的腳呢——又酸又疼，找不到一個舒服安放的姿勢。

## 2月5日

公雞4點喔喔啼，村婦就起來張羅了。早餐是米飯配清滷南瓜，簡單卻絕對可以溫飽。村長靜靜坐在一旁給我們加飯添水，他的皮膚黝黑，眉宇之間有點憂鬱、有點堅毅，很有哲學家的氣質。請問他村長如何產生，他說由村民推選產生，通常選最會講泰國話的。有一個笑話是：有一個村莊都沒人會說泰國話，縣長於是親自主考選村長，讓候選人數1到100，結果只有一人能數到99，村民們高興地鼓掌，眼看這人就要當選了，可是他接著卻唸出70，忘了100怎麼講，但他終究當選，因為沒人能數這麼多了。

有一個甲良人去縣城求職，官員問他會不會講泰國話，他說不會，官員說：「當泰國人怎麼可以不會講泰國話？」甲良人回答說，他在山裡從來不知有什麼泰國人，只有見過外國人而已（因為外國人曾來村裡辦學）。

7：40出發上山，要去看鄰村一間比丘辦的Banbarovijo小學，所謂的鄰村是指腳程1小時的距離。這一次僱兩位挑夫——換成女的。別看她們長得瘦瘦小小、又穿著圍裙和夾腳拖鞋，卻能揹起大行囊，還一手牽著小孩，且口嚼檳榔，絲毫無事般自如。

到了Banbarovijo小學，學生正在上課，琅琅讀書聲在曠野中格外令人動容。一位比丘出來招呼我們，他說這兒最先是緬甸的比丘來辦學，鑑於山上神鬼多，立下了學校師生一律茹素以維清寧的規定。如





◎教育局長親自為小朋友試穿Tops捐贈的衣服。(照片提供：歐噴邁勒)

今有三位比丘和一位老師，今天兩位比丘出門辦事，所以只剩他和老師。之後，他搖鈴集合所有的小朋友，共有76位。

局長和校長隨後分別對小朋友說一些鼓勵的話。發送完糖果，即一一為他們試穿TOPS帶來發送的衣服。由於學童文具缺乏，領隊並允諾提供400本筆記本給孩子們寫字。

這位比丘帶我們到佛殿，那是此處最高點。廣場上的佛塔是泥土堆塑的，粗糙的土塊散發出不尋常的力量，感覺像佛陀坐在頂端說法。山上沒有水，所有的水都是村民從山下提上來供養的。學童來自「鄰近」七個村落，因為路途遙遠，很多人中途輟學。小朋友泰文寫得不錯，但習慣用甲良話交談，所以泰語講不好、也不太敢講，因此有人建議，五、六年級的學生最好去讀美拉蒙小學，才較有機會與泰國老師相處，學習泰語溝通。

回程時，教育局長向我們說到：創辦學校的比丘是清邁的一位大

師，他專門訓練、派遣弟子到全國各地，尤其是偏遠山區辦學。甲良人很尊敬這位大師，據說如果這位大師要來山上視察，甲良人願意匍匐在地上讓大師踏行而過，以表示他們的感謝。

正談論著，忽見前面人潮群集、人聲鼎沸，原來是開路的隊伍：男女老幼百餘人，有的砍樹、有的倒土、有的挖壁、有的墾地，浩浩蕩蕩仿若築萬里長城。

開路緣起於對外交通不便，村民生病，或是婦女難產來不及就醫而死，靠政府施工又是遙遙無期，因此村民自己動手，以最原始的方式開築，預計明年（2006年）完成。然而，泥土的山路一到雨季勢必全部淹毀，一切都要聽天由命。到了停車的地方，校長頑皮地跟踉幾步，顯示即使是男子漢的腳也「不行」了。

回到美拉蒙小學，恰好碰到放學。儀式非常隆重，除



◎圖上：自己的道路自己開，全村居民一條心，齊力能斷金。圖中：放學了，也要向三寶致敬，這是佛教國家的傳統喔。圖下：雖然日子清苦，甲良人依舊保持甜美知足的笑容。（照片提供：歐噴邁勒）

了禮敬老師，也禮敬佛陀等，充滿祥和莊嚴的氣氛。小朋友走後，教育局長和老師們座談，分享他到山上的見聞。他說山上的村落其實隸屬該校學區，老師應去拜訪。過去的老師嫌太遠，都沒去，於是僱人去探查，卻都未確實執行。今日親自拜訪，才瞭解當地教育資源缺乏，要大家多付予關注。

晚上，教育局長主持一所小學的童軍露營開營，我們也前去觀禮，歷時三個小時。所以回到工作站已三更半夜，疲累至極，也不知是昏倒還是睡著了。

## 2月8日

今天是我第一次進湄拉難民營見習。由於我的入營證還沒批下來，良恕領隊要去和營長打聲招呼，但今天營長剛好沒來，也就免了。先去 Charles Tada（難民營區甲良自治政府的教育召集人）先生家，先前在台灣，良恕給我看過他的照片，所以一見面覺得很熟悉。他所領養的小男孩也在——這嬰孩的媽媽被強暴生下他，兩歲了尚無法走路、言語，顯然腦部發育有問題。不管孩子怎樣，Charles Tada 夫婦倆的愛心是不變的。

我很訝異難民們的英文講得那麼好，而且幾乎人人會講，良恕說緬甸甲良人從小學開始學英文，所以和外界溝通無礙。

3月份公視《Y視界》將來此訪攝青年的生活，所以我們請 Charles Tada 推薦一些孩子，讓我們先認識，俾使屆時採訪順利。不多久，來了兩男兩女。Thaw Mu Htoo 是個留著長辮的高軀女孩，今年16歲，讀營裡一號高中。父親是聖經學校的校長，母親是甲良婦聯會的主席（難怪她的舉止、談吐相當優雅），家裡還有兩個姐妹，姐姐唸聖經學校，妹妹就讀八年級，另外，祖母也住在一起。

提到流亡的歷程，Thaw 說她出生於緬甸仰光。1988年翁山蘇姬政變，舉家遷移到甲良的首府，1990年再徒步二、三個月到泰境湄拉營，逃難之中，祖父的生病和斷炊的經驗，最令她難忘。

除了學校的課業，每週一、三、五的上午6：30到7：30，還上泰文和英文，寒暑假裡則學縫織等手藝。至於最歡喜的興趣則是唱歌和作女紅。將來如果有機會，希望成為音樂家。

Haw Kho Paw，17歲女孩，是Thaw的同學。1990年到湄拉營。父親在KNU（甲良政府）工作，母親是單純的家管，大哥在仰光，二哥目前在曼谷工作。Haw說未來想當老師教育下一代。

Tha Doh Htoo，這男孩今年20歲，讀十年級。Tha出生時母親即難產而死。兩年後，父親自殺身亡，由Charles Tada收養他。由於坎坷的身世，Tha說他對未來的家庭生活不敢多想，因為命運可能不會太好。

Jackson Pyo Toke，雖然只有16歲，Jackson已對自己的下一步鋪好路。生長在父親是家管、母親是教員，底下還有五個弟妹的家庭，Jackson在澳洲友人的資助下已買到身分證，畢業後要到營外讀大學，學成再回來服務族人。

訪問完學生，我們去拜訪一號幼兒園的校長，她年事已高，加上身體不適，看起來略顯憔悴。她說現在局勢緊張，大家怕小孩子集中會遭軍事攻擊，所以下午停課。提到校舍的重建，最初校方選擇蓋建的地方，雨季時會淹水，所以向ICS申請補助易地改建。但新校舍無樹蔭，又是鐵皮屋頂，到了下午悶熱難當，無法上課，校方因此請求TOPS予以援助改換屋頂。由於他們要買的材料所費不貲，良怨認為不一定要用這麼貴的材料，同時這是他們考慮欠周所致，所以希望由他們自己設法解決。🏠（未完待續）